

湖湘文丛

HU XIANG WEN CONG

透视人生

胡英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I247.5
3361

湖湘文丛

透视人生

胡英著

赠
湖南大学图书馆

丙戌春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湖湘文丛/谭谈等著. —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2005.1
ISBN 7-5404-3444-9

I. 湖… II. 谭…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1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141214号

湖 湘 文 丛

胡 英 著

责任编辑:杨 熠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410014 www.hnwy.net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长沙市文弘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2005年1月 第1版 第1次 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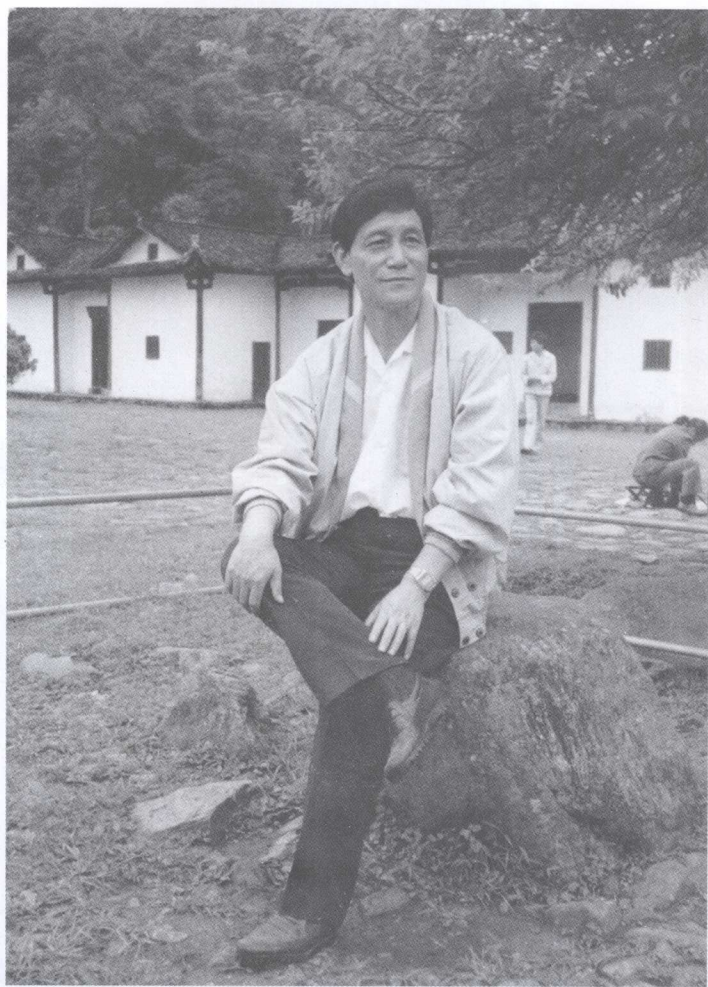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3.3

字数: 300千字 印数: 1-1000

ISBN 7-5404-3444-9/I · 2147

丛书定价:212.00元 本册定价:29.80元

若有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

一九九二年六月作者于井冈山

戏书古典名著《三国演义》开场词

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
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
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渚
上慣看秋月昏風一壺酒喜
他年古木今夕事都付笑談中

九龍山人書



甲申岁丰 习书补白

書山有路
學海無涯

九龍山人書



自序

回首 20 世纪 90 年代,说来惭愧,因被《楚风》杂志所拖累,本人竟停笔 10 年。进入新世纪后,“春风吹又生”,手又痒起来,正像本人退休时写的一首打油,“甲子重开神正佳,休闲更好吐才华。功名利禄成千古,信马由缰乱涂鸦。”短短三年,涂鸦了小说、散文、文学评论和故事新编 40 余万字,还有不少不太工稳的格律诗词。可见创作这活儿不像织毛衣,勉强不得,当然也懒散不得!

这里所收的两部拙作,都是近三年所写。虽都曰“传”,其实,一部完全是自我写真的文学自传;一部是凭空虚构、天马行空的新神话小说。其内容、形式和韵味完全不同。但总体上说,都是透视社会、透视人生,故本书以此而定名。

两部拙作写成后,在“写书难,出书更难”的时下,我是没抱什么出版希望的。没想到省文联领导还没忘记我们几位过去既无显位又非名人的寒士,想方设法帮助我们出一套《湖湘文丛》,并得到省文艺出版社的大力支持,故而有幸公开面世。在此深表感谢!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本人曾出过两本所谓小说的小书，都是“光头光脚”的，既没请名人或政要作序，也没自作聪明地写什么“后记”，我想作者与读者之间要交流的就是作品，再“穿靴戴帽”就有点多余了。而这本小书不得不先罗嗦几句，尤其是本人的自述传。因按历史惯例，只有伟人、名人和英雄才值得立传，才有资格立传；而我辈，真正懂事还是解放以后，“在五星红旗下长大的”，较之前辈实在平凡而又平庸，没经历什么出生入死、惊涛骇浪，更无伟绩可言。因此，我从没作过写自述传的“梦”。

近年退休后，“草色人心相与闲，是非名利有无间”了（唐·杜牧句），一些老朋友见我闲得无聊，便劝我，你不想写小说，就写写自己吧，一来可打发时间，二来“一滴水也可以反映太阳”。

老朋友这一开导，我一想倒也在理。阿Q尚可立传，还是鲁迅先生的大手笔，我难道连阿Q都不如？尤其是“滴水也可以反映太阳”之说，给我很大的启发，我这“滴水”虽不很清纯，不说“反映太阳”，反映下自己几十年走过的路和身边的人与事还是可以的。不管它是真的假的、善的恶的、美的丑的、友好的和不友好的，如实地把它写下来，也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和世人众生相。于是，我就抱着“试试看”的态度，散文随笔式地试写了几篇，没想到这一试，一放难收，竟断断续续写了20万字。这些陈年琐事，于今写来，实有些奇奇怪怪，原来此中有欢笑也有眼泪，有悲欢离合、生离死别，也有红色政权下的“白色恐怖”，并不是“长在红旗下”一句话说的那么甜蜜，那么像“时代的宠儿”。

写成后，我将它署名《旧梦》。因几十年的事回忆起来，影影绰绰，似支离破碎的梦。既然是“梦”，说错了也是“梦话”，

是不必那么认真的。而后一想,我说的都是实话、真话,怎能像曹丞相那样以“梦”赖帐呢?考虑再三,自己的人生历程很像一台戏,不少人的一生,可以说都像一部长长的连续剧,只不过有的威武雄壮,有的平凡庸碌,有的似九曲黄河,有的像深山静树,以及悲喜不一罢了,故而定名《每人都有一台戏》。但本书写的绝不是“戏言”、“戏说”,而是写真,尽量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。我想,一个民族,如果没有说真话的勇气,是没有希望的民族;一个社会,如果没了说真话的环境,是难以前进的社会!当然,就个人而言,实话、真话不一定就等于真理,但别无他法,只好请读者诸君去教正了。

《猪八戒新传》是部新神话,即假如猪八戒活在今天,会怎么样?自然又会演出很多奇奇怪怪的故事。此作2000年在《楚风》上发了10来章,当时有个书老板要买它,而我尚未完稿,待完稿,书市每况愈下,那书老板也破产了。我只好把它打入冷宫,再没与外界联系。

文艺界是名人的文艺界。清康熙年间编选的《古文观止》,收散文220余篇,上起东周,下至明末,其作者一百余众。这些文人都当过朝廷命官,起码是县太爷,且都是当时的名人。一般乡间的穷教书匠,文章再好也是入不了围的。古人说“不以成败论英雄”,这话似乎很鼓舞人,而在我看来,说到底不过是成功者对落伍者的安慰,要不就是落伍者阿Q式的自慰和自信,是不值得高兴的。还是争取成功,当名人当“朝廷命官”的好,熊掌与鱼翅兼得更好。这话似乎有些偏激,但历来如此,我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。

电视连续剧《宰相刘罗锅》中有两句唱词,“天地之间有杆秤,那秤砣是老百姓”,这话是对为官者说的。我想把这话拿来衡量文艺作品,也很合适。汉刘邦一生只写了首《大风歌》,

玩玩而已，却流传至今；清乾隆不甘当皇上，还想成为传世诗人，一生写了近四万首诗，几乎与《全唐诗》等量齐观，当时很受他周围士大夫的称颂，而最后，一首也没传下来，等于没写。可见文学这东西不是以量取胜，也不是以一时时人的好恶为标准的。一时叫好的作品，不一定就是好作品；一时受冷落、甚至受批判或不准面世的作品，不一定就是坏作品；只有几代、几十代人喜欢的作品，才是真正的好作品！而我们这些两条腿立着走路的高级动物，总考虑眼前的得失、名利多，至于后人喜不喜欢，似乎就管不着了，所以很难写出好东西来。

记得老朋友、编辑家朱树诚先生说过：“有的人认为多出书好，其实不然。我经手出的书不少，有的书过几年别人再提及它，连我这个责任编辑都毫无印象了，可见是废纸一堆，实在是浪费国家纸张！”所以他近20年很少写，也所以我写的不多，对自己的作品更从未看重过，能有千把人读它，有人说还好看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
但愿这本书不是废纸。

2003年6月10日草

2004年11月定稿

每人都有一台戏

目 录

第一卷

- 1 我的家乡
- 7 法宝和尚
- 12 匪寇连年
- 16 进美国救济院
- 22 混沌初开
- 28 永州考学
- 32 恩院风和
- 39 无奈的选择
- 43 四川之旅
- 48 川滇路上
- 53 六郎洞漫记

第二卷

- 59 衡阳整风

每人都有一台戏

目 录

- 63 我的初恋
- 73 长途送别
- 82 适者生存
- 87 稀里糊涂的 1960
- 92 邵阳行
- 99 难产的《山里人》
- 103 港口夜话
- 106 陬市散记
- 112 在梅城的日日夜夜
- 118 魂断五龙山
- 122 情悠悠 恨悠悠
- 136 追悼宋书记
- 141 《山里人》面世
- 144 岂止一面之师

每人都有一台戏

目 录

- 148 “桃色”风波
- 155 无形的压力
- 160 难忘的聚会
- 165 南岳求签
- 169 洞庭之旅
- 第三卷
- 173 我和妻子
- 177 苍狗白云
- 185 红色恐怖
- 191 第二次被抓
- 197 冤 魂
- 200 再不上当
- 206 下 放
- 211 善恶有报

每人都有一台戏

目 录

- 217 甘尽骊骊功
- 221 又闹起文学来
- 224 为毛主席“祝寿”
- 229 第一次进京
- 235 南岳笔会
- 242 伟人西去
- 249 太傅寺随想
- 253 庐山漫笔
- 259 井岗山散记
- 265 在《新湘评论》打工
- 271 汉寿笔会
- 276 生死恋
- 281 惜 别
- 286 后 语

猪八戒新传

目 录

- 289 唐僧评比
- 296 猪八戒著书
- 305 流沙河受阻
- 313 初遇王百万
- 318 古城戏小偷
- 328 女儿国遇险
- 338 “总统”套间享福
- 343 南国“嫖娼”
- 349 北国化缘
- 359 不二寺赐主
- 365 往来寺遭劫
- 372 再会王百万
- 377 给县长送礼
- 390 无为寺招标
- 402 忧郁“空”歌向大漠

1 我的家乡

挥毫当得江山助，
不到潇湘岂有诗。

——陆 游

说来很凑巧，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，我就出生在那苍梧之野的潇湘之源，即唐代大散文家柳宗元的流放地——“欸乃一声山水绿”的零陵，即永州。

“零陵”其名历史悠久，据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云：“（舜）南巡狩，崩于苍梧之野，葬于江南九疑，是为零陵”。距今已有4千多年历史了。但为什么叫零陵？无从查考，只有历代文人的种种推猜。我幼年时也听到个传说，是村里一位老私塾先生说的，倒有些意思。说舜帝南巡到九疑崩驾后，他的两个妃子——娥皇、女英闻得噩耗，悲痛欲绝，从中原一路哭着寻来，一直寻到潇湘二水汇合处，还不见舜帝的陵墓，故名“零陵”。此说法虽也无典籍可考，但很合乎情理。所以自古以来，零陵这个名字就带点幽忧的悲剧色彩。唐代诗人刘禹锡在《潇湘神》中就吟道：

湘水流，湘水流，九疑云雾至今愁。若问二妃何
所处？零陵香草露中秋。

斑竹枝，斑竹枝，泪痕点点寄相思。楚客欲听瑶
瑟怨，潇湘深夜月明时。

我的家乡不在零陵城里，而在离城 70 多华里的乡下。那里没有九嶷那般神奇的大山，也没有碧波跳跃、潇潇洒洒的河流，只多清明如镜，“天光云影共徘徊”的山塘和堆绿叠翠的小丘，是个典型的丘陵地带，不是什么藏龙卧虎的“福地”。

我出生的村子叫岭塘胡家，即岭塘村。因多山塘，四周的村落也多以“塘”与“姓”联姻而命名，什么明塘黄家、古塘刘家、蛇塘陈家、低塘曾家、柘塘冲李家……似乎除了塘就无别的雅号可取，可见故乡古人思维的古朴和单一。

但家乡终究沾了“潇湘”钟灵毓秀的灵气。风景是美丽的，尤其是我家后山那片绿色的竹园。据说我曾祖父识点文墨，家境也可以。他性情开朗，喜欢吹拉弹唱，也酷爱竹子，所以那时的竹林据说比现在还茂密。而到了我祖父手上，正像清朝政府一样，逐步走向没落。他又染上了鸦片，不仅把田地败光了，把竹园也败了，成了一片光秃秃的荒山。我小时候所见到的竹林，完全是我父亲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而重新培植起来的。

那竹，不是泪痕斑斑的斑竹，也不是下粗上细、竿黄叶绿的毛竹和小家子气十足的凤尾竹，而是万竿青竹。家乡人称它“寿竹”。匀称挺拔，叶竿碧绿，密密匝匝，拥拥挤挤，像座厚重的绿色城墙，把我当年那祖传的破旧老屋紧紧地抱在怀中，远远望去，像幅美丽神奇的水墨。

竹林里多鸟，春天有鹧鸪、斑鸠、杜鹃，夏天有八哥、黄鹂，

秋冬是乌金鸡的世界。它们成群结队，飞起来荫可蔽日。尤其是秋末冬初的黄昏，它们在竹林的枝头翻飞嬉戏，叽叽喳喳、咿咿呀呀，一派“独鹤归何晚，昏鸦已满林”的景象。更有趣的，晚上它们还义务地为人们报更，每两小时喧闹一次，比时钟还准。那时故乡没有钟表，就凭这“生物钟”，我去放牛、去收笼子鱼、去扮早禾……给少年的我不少方便，不少乐趣。

但昔日的故乡，闭塞得像“世外桃源”、“秦人古洞”。说来或许有人不相信，1949年10月，大半个中国解放了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宣告成立；而人民解放军南下路过我家乡时，人们还误以为日本鬼子又来了，不等近前，就四下逃散。乡亲们怕走兵是可以理解的，因故乡正逢过去的所谓“官道”，每次走兵都受害。但解放战争在大半个中国轰轰烈烈、震惊世界地打了三年，可以说“天翻地覆”，而故乡人包括少年的我，竟还蒙在鼓里，真像“桃花源里人”，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。

或许正因为这一点，家乡四周的塘村，历来没出过什么像样的人物。最大的算邻村明塘黄家出了个师长，古塘刘家出了位县长。但都是临近解放时才出的，或许是别人已看清了形势不愿当，才把他们推出来当的替死鬼。也没出什么读书人，别说状元、进士、举人，解放前大学生都没有一个，在外读中学的也是凤毛麟角。

但家乡人恋土观念还蛮强，从不愿出远门，总认为自己这方黄土最好，日子过得安逸。不像相邻的邵东、祁阳人，一副货郎担走遍天下，哪里有活路就往哪里闯，新疆、藏南都有他们的足迹，有的已在那里定居，还带去了家乡古老的祁剧。我的乡人不愿外出可能是田亩宽的缘故，据说土改时人平有两亩半田，至今人平还近两亩，衣食不愁，谁愿意再出外闯荡吃苦呢？所以耳目闭塞，夜郎自大，就可以理解了。